

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根脉和魂脉

严 庆

(中央民族大学 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 北京 100081)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6959 (2024) 06-0013-04
DOI编号: 10.13965/j.cnki.gzmzyj10026959.2024.06.003

国家叙事和民族叙事(国家民族)是多民族国家软实力建设、对内培塑国民认同、对外宣介国家形象的重要工程,涉及对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贯穿性价值以及集体精神的表达。19世纪20年代德意志历史学家便开始在搜集、整理本民族历史文献的过程中,创设出新的历史编纂模式,其目的是在探究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和语言的起源与发展的同时,有意将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的解释与民族或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如此做法受到同样具有国家建构需要的欧洲各国历史学家的效仿。中国传统的历史叙事在近代遭遇外国入侵之后,也开始了具有多民族国家合法性、自强性的叙事历程。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好中国形象成为重大需求。

在2024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结合进一步丰富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的内涵(即将“四个共同”丰富为“五个共同”)之后,又从五个方面深刻阐释了“五个共同”的内在必然性,进一步揭示了文明、国家、民族所赋予的人们共同体的多维度特征,描绘出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与发展的根脉和魂脉,丰富了我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成因的深层认知,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即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后文简称“五相”)内隐于“五个共同”之下,既诠释了“五个共同”如何发生,又引导人们从“五个共同”的结论思考更深刻的机理、学理与道理,进一步丰富、深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发展叙事。

一、血脉相融的生命共同体

各民族血脉相融,从生命共同体或民族生物属性的角度说明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根基在于“融”。从各民族血脉相融、骨肉相连的角度,立足人们共同体繁衍接续的生命意义,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有机性基于生命、生存,扩展于社会与文化,进而形成了多个领域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融、融合、融入更大的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有你有我、有血有肉、经脉相连的共同体。

各民族血脉相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命基因,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血缘亲缘基础。中华民

收稿日期: 2024-09-3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研究”(项目编号: 22&ZD21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 严庆, 博士, 中央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央民族大学“四部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 研究方向: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理论与实践、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民族教育。

族大家庭不仅是一种服务于大型社会建构与整合的比喻，还是各民族历史发展进程中生命基因的扩展。关于各民族血脉相融的论述超越了关于族类群体侧重于主观认同的观点。在一定时段、一定范围内，人们似乎容易将血缘、血脉与种族、种族主义自然连接。其实，在不同民族发展的时空中，通婚圈不断扩大既是群体遗传要素不断优化选择，也是人类群体生存发展的客观选择。“社会距离”和“地理距离”被视为定义和测度通婚圈的两个不同的维度，伴随文化的兼容与变迁，影响通婚群的社会距离在缩小，伴随交通便捷与社会的流动性增强，影响通婚群的地理距离也在缩小。李大钊曾指出：“吾国历史相沿最久，积亚洲由来之多数民族冶融而成此中华民族，畛域不分、血统全泯也久矣，此实吾民族高远博大之精神有以铸成之也。”^[1]由此可见，不同人群既有的血统经过长久的“冶融”已经“全泯”，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进程中，包括血脉交融在内的交融是全面的、多维的，尽管存在区域和时段的差异乃至挫折，但复合交融的主流和趋势不变。

二、信念相同的政治共同体

各民族信念相同，从价值信念尤其是政治信念的角度说明了中华民族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内生动力在于“同”。信念内在地决定人们及其共同体的动机和选择，信念和价值观与“为什么”相关，信念就好似人们共同体的集体标志，决定集体行动的方向。中华民族崇尚和合，恪守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勒登如此评价信念的力量：“信念是如此强大的一种力量，它可以令人在黑暗中不停地摸索，它会让人在失败中永不轻言将奋斗放弃，它会让人在挫折中不将追求忘记。在它面前，天大的困难也是微不足道，不值一提，无边的艰险也不足为奇。”^[2]当保家卫国的人和事被刻入石碑、写入史书、传入民间的时候，道义和精神的力量就会代代相传，成为宝贵的传承内容，成为人们内心的执念和评价标准。

当人们把有关政治价值等政治理念变成个体或群体的原则，并坚信其正确、正义的时候，便会在内心形成稳定而执着的政治信念。政治信念是一个历史范畴，并受到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

中国人的政治信念与天下秩序及稳定密切相关，又长期受到道统与礼乐的影响，因而怀天下、安天下、平天下、治天下的政治信念久长而牢固。中国地名中使用了很多“安”“平”“宁”字，这既是人们对和平生活的期望，也是稳固的政治信念在日常生活中的反映。

周成王、周康王在位期间，对内实行周公“明德慎罚”的主张，务从节俭，用历史典故缓和矛盾，用武力控制不稳区域，形成了国泰民安的局面，在此期间，40多年没有动用刑具。后世将这一时期以及成王末年的统治誉称为“成康之治”，成为中国历史上记载最早的太平盛世，并为后世称道比照。中国人的信念里追求的是太平盛世，深深懂得国家统一最大的红利是和平，安稳生活的最大保障是秩序。

三、文化相通的文化共同体

文化是人们改造自然与自身留下的痕迹与创造的制度、技术以及各类文化形态。各民族文化相通，是彼此人文、人伦、人道等意义上的通达、通汇、通融，文化兼容并蓄是人们共同体在人文意义上的体认与容纳，因而文化成为最深层次的认同与纽带。文化认同是指人们对自己所遵循的文化符号、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的响应和确认。文化认同更多表现在对归属文化的价值肯定与认同，在复杂的文化体系中，人们的文化归属对于文化群体和文化类型具有一定的次序性和优先性。例如，一个人可以首先归属于一定的群体文化，但在政治文化认同上却可以超越自己所属的群体文化^[3]。伴随着政治统合、经济依存及社会流动，原生形态的地方性的、“小社会”的文化逐渐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民间信仰，汇聚形成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吸引力的中华文化，形成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

中华文化既包括多样性的有形文化（语言、文字、服饰、饮食、建筑风格、节庆等），也包括区域性的共性文化，还包括共同的精神、价值、制度、技术层面的文化（尤其是无形文化可以超越地域与族群成为共同的“财富”）。中华民族以主体意义创造出具有“作品”意义的中华文化，又从中华文化中萃取中华文明，中华文明反过来又影响、形塑中华民族。

在学术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这一

表述并不常见，截至2024年10月25日中国知网上收录的篇名含有“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文章仅有9篇，且这些文章主要出现在考古学领域（在考古学领域文化等同于文明）。例如，关强在谈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成果时指出：“研究表明，多元一体文化现象背后的各地方社会，在其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阶段，在各自的环境基础、经济内容、社会运作机制以及宗教和社会意识等方面，也存在各种各样的差别，呈现出多元的格局，并在长期交流互动中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兼收并蓄，最终融汇凝聚出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文明核心，开启了夏商周三代文明。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是一个多元一体的过程。”^[4] 2024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使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意在强调“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既有文化、文明意义上的结成过程与关系，又有人们共同体意义上的结成过程与关系，深刻揭示出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的关系。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动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是中国各民族长期的智慧选择、理性选择、文明选择。“家”“国”“人民”“天下”的价值、道德感在中国文化、中华文明中的融通性更为凸显、深刻，这也为实现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中的民族建设与国家建设同频共振提供了宝贵的资源^[5]。

四、经济相依的利益共同体

利益尤其是物质利益（经济利益）对人类行为的影响是深刻的，没有物质利益人类就难以生产生活、繁衍发展。“利益”是人们结成各种共同体的基础，越大的共同体越强调共同利益的缔结作用。经济共同体的实质是利益共同体，在中华大地上繁衍生息的“人们”结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密码在于共同利益，尽管也经历过利益的纷争，但追求和维护共同利益成为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是客观存在的，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并化作推动、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力量。中华大地上的“人们”基于共同利益结成共同体，又因共同利益凝结出共同体意识^[6]。

“食”，可以解释为名词“食物”，也可以解释为动词“吃”。“民以食为天”系世代代流传的

老话，传递给每一代人一个道理——人没饭吃就没法存活。“食”也解释为“殖”，具有生殖的意思，意为人类生存、生生不息离不开食物。“食”是最基本的物质需求，也是最重要的物质利益。我们通常认为产生民族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不能妥善地处理经济差距与文化差异，从本质上讲就是物质利益和文化权益的问题。因而，古人认为人们嘴里都有吃的，社会就“和”平了。

如果说在很长的历史进程中，不同地域的人们共同体由于各自获取资源、能源的有限性而需要交换、互通有无，属于稀缺性补足，互相受益。那么，在社会主义时期，共同富裕便是各民族在发展增量意义上的共同受益，既包括物质利益的公平普惠，又包括物质利益分配上的均衡与提高。尤其是国家为全域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交通、电力、信息、物流等基础设施，各民族、各区域通过融入统一的全国性大市场，能够实现自身的经济发展和国家的整体经济发展。

五、情感相亲的社会共同体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也是情感动物，每个人都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处在亲情、友情、爱情之中，社会关系和人际情感将众多个体联结成人们。情感共鸣是建立牢固人际关系、社会关系的桥梁与纽带，温暖而稳定的社会共同体必然是情感共同体。人们基于信任、情感、群体归属意识形成相互信赖和彼此支持的社会关系网络。较之于为人们提供条件的利益共同体，情感共同体为人们提供的是舒心的归属感。通过彼此的情感安慰、交流，个体成员能够感受到群体的温暖，并对其所属的群体产生精神依赖及心灵归属，情感共同体从而成为个体的集体身份认同生成场域与空间。

情感属于一种内含道德感和价值感的关系，因而成为人们结成群体的纽带。以情感为基础的共同体更为稳定、更为牢固。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理念也是基于不同程度的情感体验。齐格蒙特·鲍曼将共同体描述为一种温馨的生活场所，传递一种温暖的情境共同体^[7]。

人们在不断认识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进程中，逐步确立了一系列建立和调和人际关系的道德规范，包括仁爱孝悌、谦和好

礼、诚信知报、精忠爱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这些准则通过感染人、打动人而生成正向情感，促进人们之间的信任、温良与友善，从而密切人们共同体的整体关系。尽管历史中的冲突与战争会不同程度、不同范围地撕裂对立双方的情感，但乱后之治基本会回归社会情感的修复与重建。

进入近代后，各族人民被激发出来爱国情、兄弟谊，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更为真挚，在建设与发展中，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守望相助，情感弥散于生产生活。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尤其是思想道德建设则更有利于建设普遍性的情感社会，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中的平等、团结、互助特征都有助于增进各民族之间的情感，从而累积为和谐的本质特征。

六、结语

久远而跌宕的历史、荣耀与屈辱交织的情感常见于成功的国家与民族叙事，而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重视情感的文化传统自然能够成为多民族国家叙事的直接资源。“各民族”确立了创造中华文明、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主体性；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则体现了五个维度或领域的交织，血脉、信念、文化、经济、情感彼此助力，抑或生存所需、抑或物质基础、抑或理性选择、抑或精神力量、抑或情感纽带等，共同解释了中华民族作为生命共同体、政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经济（利益）共同体、社会共同体的自然结成、必然结成。

“五相”亦具体展现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或者说是中华文明突出特性显现于各民族多领域的交往交流交融之中，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让各民族关系稳定、向好，让各民族结成的共同体更加有机、内聚，历程没有中断、结构没有断裂才会具有连续性。连续的进程就是发展、创新的过程，这不仅表现为时间上的日日新，也表现为“五相”五个方面的组合（在特定的时空，五个方面并不是同时具备的，有的是一个方面、有的是两个方面乃至五个方面相互交织、促进）和深度方面的新发展。

各民族通过“五相”紧密相连、密切相融就会形成社会、国家的统一。“五相”的形成基础是各民族相互包容，不断发展、深化的“五相”创造出的则是更大、更强的包容。“五相”使各民族形成了依存、互利关系，长期的依存、互利使得各民族自觉实现、维护和平。尽管有时“五相”会出现曲折、遭遇挑战，但它是历史的主流，是发展的大势。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共同体思想等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进程中的“五相”具有内在的相同关切，并为“五相”的深化、强化提供了社会主义的制度场域与道路引领。根，是固本之基，壮本之源；魂，是贯穿时空的灵魂、精神；脉，是纵向贯穿、横向贯通于整个系统的东西。在中华民族危亡的时刻，钱穆、张荫麟、熊十力等国学大师从中国历史与中华文化中看到了中华文明的力量和精神信仰的价值，激励人们为民族解放而奋斗。在党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奔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我们更为深刻地认识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必然性，进一步深刻领悟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根脉和魂脉在于“五相”。

参考文献：

- [1]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478.
- [2] 道格拉斯·勒登.正能量：正面情绪改变自己与他人[M].江月，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215.
- [3] 严庆.更深刻地理解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1):3.
- [4] 李德书.大禹传[M].成都：天地出版社，2020:178.
- [5] 严庆.多民族国家建设的话语与方略——基于国家建设与民族建设关系的视角[J].民族研究，2022，(4):31.
- [6] 严庆，余金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论略——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3):24.
- [7] 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安全[M].欧阳景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33.

(责任编辑：李永皇)(责任校对：任艳 梁芳敏)